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ense, close-up photograph of green leaves and round, light-green fruits, possibly pomegranates or apples, which are slightly out of focus, creating a textured, naturalistic backdrop.

梨园集

徐城北 选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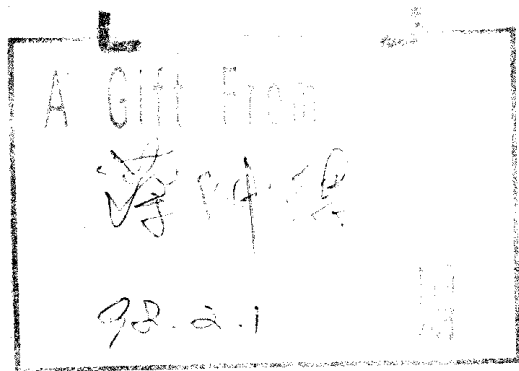
华夏出版社

名家谈生活艺术丛书

袁鹰 柳萌 主编

梨园集

徐城北 选编



BK 62767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梨园集/徐城北选编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7. 1

(名家谈生活艺术/袁鹰, 柳萌主编)

ISBN 7-5080-1073-6

I. 梨… II. 徐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0639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

850×1092(毫米) 32 开本 9.75 印张 220 千字 2 插页

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100 册

ISBN 7-5080-1073-6/1·548

定价:12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由 50 余篇谈说戏曲的精彩文章组成。内容或述京剧四大名旦之辉煌,或讲地方剧种著名演员之奋斗历程,或记梨园行中流传的掌故轶事,或叙各剧种之戏曲常识,更有名角演戏名人观戏的独到经历与人生感悟。集中展示了中国戏曲丰富的社会内涵与辉煌的历史。

目 录

梨园三记	黄宗江 (1)
梅边四题	姜德明 (7)
说杨小楼	刘曾复 (16)
说侯喜瑞	江上行 (25)
说俞振飞	黄 裳 (31)
说盖叫天	冯其庸 (35)
说杜月笙与孟小冬	魏绍昌 (39)
说裘盛戎	汪曾祺 (49)
说翁偶虹	朱家潘 (55)
说厉慧良	魏子晨 (58)
说关肃霜	沈祖安 (63)
说孙毓敏	陈祖芬 (73)
说郑子茹	冯亦代 (82)
说严凤英	宋 词 (85)
说杨凤兰	阎 纲 (89)
幕后倒板	吴祖光 (97)
男旦坤生	冯骥才 (101)

熟戏三分生	孙毓敏 (104)
反二黄	老 烈 (107)
说 戏	叶延滨 (111)
续说戏	邓友梅 (114)
钻后台	秦绿枝 (123)
冤屈的魅力	王 蒙 (128)
我看京剧	叶君健 (131)
“现代”的概念	王安忆 (134)
川剧恋	魏明伦 (137)
联想到《复活》	苏叔阳 (141)
正 气	蒋丽萍 (148)
影响会久远下去	仲呈祥 (150)
戏台下的杂想	赵丽宏 (157)
天津爷们难侍候	林 希 (161)
跟戏一块活着	刘连群 (168)
看戏要有师傅	徐城北 (176)
秦 腔	贾平凹 (183)
川 剧	王朝闻 (191)
越 剧	王国伟 (198)
晋 剧	冯育楠 (201)
扬琴鼓板	车 辐 (203)
惊艳 (外二章) ... 陈四益 文 丁聪 图	(208)
幽默乱弹	舒展 文 方成 图 (212)
李滨声批判李滨声	李滨声 (229)
在美国听昆曲	宗 璞 (233)

在香港看京剧	程乃珊 (236)
在海南看京剧	郑 重 (241)
革命的草台班子	华君武 (247)
——记延安鲁艺平剧小组	
听戏经历漫谈	金开诚 (250)
乡风逝水录	蓝 翎 (257)
儿时的大朋友	白 桦 (264)
戳腿儿——听“蹭儿”	张 仲 (270)
怀仁堂的京剧晚会	钟 灵 (276)
信马由缰	韩 羽 (279)
我的艺名	常香玉 (284)
我的艺名	红线女 (288)
我的艺名	新风霞 (292)
我的艺名	袁世海 (300)
后 记	徐城北 (307)

梨园三记

黄宗江

贺中国京剧院四十寿

人寿四十，如日当中天，前事为师，前程似锦，古圣乃称“四十而不惑”，相传至今，成为习俗套语，确是比较准确的。

中国京剧院今朝40了。中国京剧或称瑰宝，或称国宝，总之是宝。中国京剧院则是中国京剧之一大宝，其寿辰也可称中国京剧之寿，也可称巍巍中华的一大吉日了。

设想：中国京剧院首任院长梅兰芳，于五彩祥云中“挂帅”，只待点将了。擂鼓三通，可热闹啦，出将入相的，赛过一百单八！梅院长一世谦虚，当说：哟！这将可不好点，我从哪儿点起呢？是依齿序，行当序，笔画序，出场序……都序不得，挂一漏万的，忘了哪位，都不合适……罢了啊，罢了，只听我擂鼓一番。

梅院长心里又想了，这40可是个大日子，孔老夫子就说了四十而不惑么！这40年过来的可不容易，真叫不惑，不惑啦！……可是梅先生心里又犯嘀咕了，要说不惑，还是有点惑，真惑！就说我提的那“移步不换形”，有人说提的好，是

改革的分寸，有人说不好，纯粹是保守；这大伙慢慢讨论着，不着急下结论。如今晚别说换形，连移步也难哪，难哪！它不给台，您往哪儿移步呀？

梅院长忽问我：“您说呢？您是咱们的老观众了，如今晚称上帝，您说了算！”您这一捧，我打心眼里乐滋滋的。我老爷子带着我是见过陈德霖、龚云甫……诸位老前辈陪您唱过的。前不久，京剧院的后院长，如今也是前院长了，还封过我“骑士”呢，就是年入古稀还骑着自行车看戏之士也。承蒙前后院长看重，小老儿我不能不联系实际发个言。前些年，我一听人家说咱们是夕阳艺术，该进博物馆了，我就发火，乃至当众拍案，以至破口。如今我自己个儿也只是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”了。能进文史馆、博物馆的，也是大伙看得起看得重的未入土文物。只求在陈列架上摆的是地方，秦砖汉瓦的提不上，别把咱们摆进后现代。迪斯科的也可以进来，可得迪的得是地方……但是我也不悲观，且看今朝领导，三五年再来一次的，次次可不是搞政治运动，而是文化运动，这就对了。几年前是“徽剧进京 200 年”，今年又是“首届中国京剧节”……就这么急救，活得过来活不过来？我曰：能活！

种种措施，有领导与专家来说。我这迷协的成员仍只强调一点：培养戏迷精神。要培养戏迷观众，更要培养戏迷演员，戏迷编导，戏迷当家人。上下以求索，九死而不悔。万事不痴迷便不能成事成大业。我家三代人都惯我拿自己家人说事儿，那也没法儿，十步之内，必有典型。我的大孙子，是“文革”时期产物，如今上了大学三年级，每见我听京剧录音，从梅程尚荀谭余言马……听到魏海敏、王佩瑜，就冷笑皱眉，好像我在杰克逊、韦唯、张也诸君面前都矮三辈。没辙！我那小孙子如今上了小学三年级，闯进“白虎堂”，得见“林冲

歼仇”，日前我听见他窃笑同班女生为“林妹妹”……有门儿！孺子可教也……这不仅是说笑话，千方百计地培养戏迷种子，京剧才能千年万载！

今几个我跟着梅院长，原说不点将不点名，行文至此，我又不能不提到：谭鑫培生于1847，李维康生于1947，正隔百年。寄语一万年后的戏迷，你们给谭叫天过万岁大寿的时候，别忘了给李太君过个九千九百岁、千岁、千千万岁！中国京剧万岁！万万岁！

祖 师 爷 颂

大约40年前，我写了一集关于演剧生涯的散文，题做《卖艺人》，首篇题为《道》，开头就破题说：“友人皮黄老伶工某，一日收徒，微笑对我说：‘这是为祖师爷传道’。着一‘道’字，好不动人，好不庄严伟大。”

这位“友人皮黄老伶工某”即萧老长华。40年后，读萧老晚年弟子钮骠文，记恩师言语如是：“人人可做祖师爷。”不禁叫绝，萧老大大地发展了，这才真叫得道矣。

孔老二仲尼，号称弟子三千，实属难考；王大爷瑶卿，传授弟子四百，却一一可查。

电台可嘉，播放仅存瑶卿先生说戏录音，授“玉堂春跪至在……”数句，虽噪音喑哑，典范犹存。再聆其弟子梅公兰芳，又聆其代代弟子王玉蓉、杜近芳、刘秀荣、谢锐春……一个个字正腔圆，真是一脉相传。

王对程、荀、尚亦均有所传授，并及据说仍在台湾授徒的朱琴心，又因各自条件不同，促成了不同流派。真可谓接枝奇种，授粉百花，又脉脉相通。

昔日后台供祖师爷，神奇迷信，供的是唐明皇，是后唐

庄宗，还是老郎神，还是什么仙狐白猿，都搞不清楚了。萧老长华破除迷信，破得彻底，乃出警句：“人人可做祖师爷。”其实“好为人师”未必为患，且属美德，有德者方能不私其艺而传人。念及各行各业，既“人人可做”，而“人人均做”，人人竞相创造，老幼相传，发挥光大，则吾道不孤，振兴在望矣！

京剧梦寻

有一回我讲了自己一个笑话，被戏迷记者翁君思再听到，上了《新民晚报》，并无歪曲。

事情是这样：一晚我观剧踏车归来，忘了带家门钥匙，唤了一声：“老伴，开门来！”

老伴闷帘答道：“谁是你老伴？京剧才是你老伴！”

这可真是事出有因，如果说我二老之间，也有“第三者”，那也就是她了。我和她朝夕相处，自从有了盒式录音带，我几乎枕带而眠。梅程荀尚，金郝侯裘，谭余言马奚杨……一一入梦。如梦，如梦，俱往矣，然又永伫！

我曾经得意地吹牛，却也事出有据，连周老信芳都亲口说我“这是见过的”！是的，我有幸在童年跟我老爷子进戏园子见过一些。见过晚年的陈德霖、龚云甫陪着梅兰芳唱，见过钱金福、王长林陪着马连良，甚至还见过红豆馆主……我究竟是外行，又在童年，见也白见。但我也还能懂，这些位老伶老票是大有功夫、有基础、有文化的，是一代大师，一代典范。

对任何事物怀有很深的情感，都不能不忆旧，追念它的历史，但要使这种情感保持常青，又不能不求新，不能不向往未来。这些年来，我虽然还在追怀杨小楼的《铁笼山》、余

叔岩的《洗浮山》、程继先的《飞虎山》……但我更为出现了《杨门女将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曹操与杨修》……而喜不胜喜。

“文革”后，万宇澄清，百废待兴，包括京剧。但是也不知怎么了，每当大声疾呼振兴时，便是有所难兴了。什么“夕阳艺术”、“最后晚餐”等等美丽而又可怕的悼词向京剧和她的缪斯姐妹们袭来。你着急、生气、自焚都没用！她是真的老得打扮不起来了么？越擦粉越难看了么？人得承认自然规律，生老病死；但是戏剧或曰文化，它和人还不一样，它可以变化，不断新生。

人爱什么，多有所偏爱，但不可护短。京剧是得改改样，改改装了！怎么改法！或可小改，大改，小小大大，总之非改不可了。徽班进京日，京剧发生时，值此良辰，抚今追昔，有改弦之思如斯。

一曰小改大动。此四字窃自汪公曾祺，未见诸文字，只是听说在改《一捧雪》时提出来的，提的真高明。戏改的不多，未伤筋动骨，却在人物上有所深剖，主题上有所深挖，把舍身救主的奴隶的心灵悲剧做了更深入的揭示。已故范公钧宏的《调寇审潘》也可归入小改大动之列。看了这两出演出，我都感到改的还嫌大，动的还嫌小，这就一言难尽、不在话下了。

二曰大改小动。近年来见到一些保留剧目，相传数代颠扑不破的骨子老戏，处于停滞状态，年轻观众认为没劲，年老观众又感到今不如昔了。不知君看没看过这两年老戏新演的蒲剧《女起解》、晋剧《三娘教子》、川剧《六月雪》……戏还是那戏，人物还是那人物，基础未动，但由于敢改，大改，面目一新，更为准确生动，京剧界有识之士就不能那么大改小动一番么？进入了庙堂的京剧该从地方剧种身上得到

启发，找回一些粗犷豪放，洋溢着泥土气息的生命力才是。

三曰大改大动。有一些新编历史剧、现代戏、神话剧，从内容到形式，就是大改大动才得成活。观《洪荒大裂变》，我亲见一位天津观众（最佳京剧观众），观罢起坐大喊了一声：“这叫嘛玩？”但我还是基本肯定这种改革尝试，这种探索，这种“裂变”的，惟其裂变尚未充分完成。我甚至连有些老观众认为实在太离谱了的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的电子伴奏，都可以接受。我亲见满场观众的热烈欢迎。当然，如正式演出《女起解》插上这个，可又是天津人讲话“太糟改啦”！但作为一种嫁接或串种的音乐尝试又有何不可？即使有的古老剧种“裂变”为新的剧种，又有何不可？话又说回来，目前连现代戏都处于奄奄一息状态，如逢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全之际，还是值得伺机一搏的。

四曰不改不动。要允许甚至鼓励一些剧目、一些艺术处理尽量保持其原貌不动。戏曲虽非文物，然也有它的文物性，文物价值，有时就该整旧如旧。试想当年如有录像条件，能把杨（小楼）尚（和玉）盖（叫天）三派的《恶虎村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，那又是何等精彩珍贵的文化遗产！遥想小楼当年在《长坂坡》中那一句“主公且免惆怅，保重要紧”！今日由见过又学过的朱老家潘念来，仍使人感到乱真之美，典型尤存。

动方能变，量变乃至质变。俗云：“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打眼。”京剧在人类文化长河中也许才两变、三变，离十八变还远着呢。我们可以放心，她比你和我寿命都长，长得多。因为她不是人，她是神，或如洛神，时隐时现于水中央，如梦如梦……

梅 边 四 题

姜德明

梅边者，梅兰芳有关书刊旁边之意也。

梅先生的戏，我仅在 50 年代初的前门外广和剧场看过一出《凤还巢》，讲戏没有资格。然而，久居京华，又爱跑旧书摊儿，因敬慕梅氏其人，先后亦觅得有关梅氏的书刊多种，瞬时常做过眼游。今择其中四题记之，是为小引。

一、蒔花者言

梅兰芳爱花，尤喜牵牛，这是梨园内外人尽皆知的事。20 年代中期，他发表了一篇《花杂谈》，是他早期专门谈花的一篇随笔。文章用的是浅近的文言，不见梅氏的文集，理应作佚文来看待。此文刊于 1927 年 4 月在上海出版的《梅兰芳专集》中。这是由严独鹤等人编辑的亦图亦文的一本大书，比较罕见。

梅兰芳从小就爱花，到 22 岁时才开始自己动手培植，一年四季，乐此不疲。养花何以独宠牵牛？他在《花杂谈》里做了回答：“非于此花独有所偏也。因其时演剧，仅在日间，子夜即眠，拂晓而兴。此花以朝颜名，雅合清晨赏玩。”亲自

培植的结果，先后得佳品 30 余种，“颇为观者称道，余亦沾沾自喜。及东渡日本，视彼邦园艺家之栽培则佳种盈百”，这才感到自己的不足。归国后益加刻苦自励，寻求同好的帮助，一起研究。包括画家齐白石也常到梅宅赏花，并为梅家的牵牛写生。此后，梅氏又扩及其它，还养了菊花等。遗憾的是北京不大适宜养梅花，因在文中叹道：“何日移家南服，得遂自锄明月之思耶。”“9·18”事变前后，梅兰芳真的移家江南，已养梅无怨矣。

《花杂谈》中又云，昔年他到天津演戏时，曾到旧俄国公园一游。在那里，他发现有用五色草种组成西洋文字的图案，“工丽齐整，娱心悦目”，回到北京就仿而为之，编成英文“欢喜”二字的图案。继而想到既可用草组字，为何不能用花组字？既可组英文字，为何不能组成汉字？还想到标点符号可用花蕾代之；括弧可用花芽代之。进一步“异想乃因大起”，如用花草可编成“书册式报章之形，则俨然花杂志花新闻矣”。现在，以花草组织成各种图案的文字花坛已司空见惯，但在本世纪 20 年代，忽发组成报刊图案的奇想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件新鲜事，梅氏审美敏感，并有兴致实地试验，这是很难得的，更有趣的，他竟然想到可以用这种组字的花坛变成商业广告，形成一种美化环境和宣传商品的手段。说句笑话，真是超前意识！想了想，梅兰芳也笑了。他说：“此说理想太幻，余亦自笑。”此刻，他还是不甘心，因又反问：“安知他日不能见诸实验？”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广告时代，我孤陋寡闻，不知是否有人已实现了梅氏 70 年前的梦想。梅兰芳一生醉心京剧的改革实验，在养花这种小事上亦见他的性格。他对艺术是一位善于琢磨和试验的人。他绝对不是个对外界事物反应迟顿冷漠、没有任何悟性的俗者。

在《花杂谈》中，作者还讲到了“花语”，即以花代言的

种种知识与趣闻，以及花的传说和神话，等等。当时有友人拟根据较有故事性的花的神话，替梅兰芳改编成京剧演出。那时，他已经注意到演戏及爱花这两者的联系，如说“余实深信爱花能益剧事，盖戏剧主于美，而至美莫为花”，然而议论稍嫌空泛，直到事隔30年，梅兰芳在撰写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时，他仍然没有忘记在书中写了一节《牵牛花》，非常具体地写到自己养花赏花时，对选择和丰富舞台上的头饰、服装等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明确地讲到颜色搭配是否得当，可以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，以及舞台气氛的形成。这时候他的讲法便充满生活的经验，真正做到了具体而微，又有较强的说服力，言语间表现出一种朴素求实的风格。

二、三家题跋

《梅兰芳舞台艺术》一书为许姬传、朱家潘先生合撰，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60年4月初版。余得1961年11月第二次印刷本。时当3年经济困难时期，纸质粗劣，颜色旧暗，不能悦目。然而从收藏角度来看，也可留存时代的痕迹。此后，难以再见这样纸质不堪卒读的版本了。

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彩色纪录片，上集有《断桥》、《宇宙锋》；下集有《洛神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。本书即依次介绍梅先生在这些剧目中的艺术表演。我的书得自旧书摊，原为刘雁声先生所藏。刘氏即1935年为齐如山著《梅兰芳艺术一斑》一书封面题签者，戏曲研究家。他在藏书扉页上写有题跋，今录如后：

“余与浣华先生相识有年，近年且在其领导之中国戏曲研究院及中国戏曲学院工作，接迹更亲且繁。1961

年8月浣华弃世，后由有关部门，概系统于中央文化部合组梅兰芳纪念活动委员会，余得参与其间，奔走资料，筹组纪念展览与编印遗文与图录。怆怀30年，得为老友尽此绵薄，然追念往事，泪潸潸下矣。此书作者余均识而熟之，今更朝夕相从，漫步我国戏曲艺术范围以内，亦庶几多少贡献于国人。今年余58岁，家居北京东城。1962年2月22日参加戏曲史编写小组，将从颐和园南湖饭店云香阁小住归来。”

从这则题跋里，可以看到作者对梅氏的感情，以及自己心情的畅快。梅先生一向喜欢结交文人，刘氏亦缀玉轩中的常客。据我所知戏曲研究家傅惜华先生，解放后亦由梅氏介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任职。许姬传、朱家潘先生与梅先生交善多年，更常在一起切磋艺事，前几年许、朱两位又秉力完成《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》第三集的整理工作，继续为梅氏艺术研究做出贡献。

我常向许、朱两位先生求教。出于藏书趣味，曾经邀请两位在藏本上各题一跋。两位先生慨然相允，许文为：

“1963年余以文化部之属，整理编写梅兰芳先生所藏图籍文献目录，得与刘雁声兄朝夕相处达两年之久，排比分类，雁声实总其成。劫后仅与菜市匆匆一面。顷者，德明兄以其藏书属题，雁声少我五岁，近闻衰病已不能出户矣。辛酉82更许姬传。”

这是1981年的事。如今许先生已归道山，重睹遗墨，不禁怆然。

朱先生近年仍业余粉墨登场唱昆曲，我分别见他演的太